



新华社记者 孙丁 熊茂伶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艾奥瓦州初选于当地时间15日开始,正式拉开今年美国大选序幕。美国专家和媒体认为,在政治极化愈发显著、经济衰退阴霾难消以及社会舆论严重撕裂的背景下,这场选举或为美国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火上浇油”,加剧政治动荡的风险,并对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产生影响。



2023年1月2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白宫。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 “撕裂”之战——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观察

## 拜登连任挑战几何?



2023年5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美总统拜登。新华社发 沈霆/摄

现任美国总统拜登正在竞选连任。目前,美国多家民调显示,拜登在民主党党内支持率超过70%,远远领先于党内挑战者。不过就全国范围来看,拜登面临其高龄被外界质疑、整体民调疲软、儿子被起诉等多重挑战。

拜登今年81岁,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任总统。他的年龄和健康问题不仅被政治对手炒

作,也在许多选民包括他的支持者中引发关切。据美国《纽约时报》和西恩纳学院去年10月在6个关键州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有71%的受访者认为拜登年龄太大无法胜任总统一职,这部分人中有过半数还是拜登的支持者。拜登此前曾表示,他尊重选民的担忧,但强调自己的政绩和竞选表现更重要。

盖洛普咨询公司去年年底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拜登在全国范围的支持率跌破40%,低于他之前数任美国总统同期水平。拜登一直致力于突出其经济政策产生的积极影响,但多项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并不买账。《纽约人》周刊专栏作家苏珊·格拉瑟认为,所谓“拜登经济学”并不成功。

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对拜登进行弹劾调查。分析人士认为,共和党人对拜登发起弹劾调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拜登执政和竞选连任造成干扰,另一方面也可能激发民主党选民的危机意识,进而巩固对拜登的支持。另外,拜登儿子亨特·拜登正面临税收和枪支等相关指控,这些都给拜登的连任之路蒙上阴影。

## 美国或更加撕裂?

拜登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胜出,但特朗普拒绝认输,反复宣称当年选举存在大规模舞弊问题,为“国会山骚乱”埋下导火索。此后,特朗普弹劾案、国会众议院议长选举拉锯战、特朗普刑事诉讼、拜登儿子刑事诉讼、拜登弹劾案等一系列美国国内争斗,不断激化党派对立,加深社会撕裂。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2024年美国大总统选举将是“严重分裂和功能失调的”。

日前,特朗普和拜登及其各自支持者都公开指责对方是美国民主的威胁。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近期民调显示,87%的民主党人认为,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当选美国总统,那么美国民主将被削弱;82%的共和党人对拜登胜选持同样看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齐布拉特指出,当任何一方都开始称对方是民主的威胁时,且不论实际情况如何,这都是美国民主“正在解体”的征兆。

欧亚集团在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中将“美国对抗自身”列为头号风险。报告指出,美国政治体系功能失调的问题在2024年将进一步恶化,总统选举将为美国政治分裂“火上浇油”。报告还认为,“美国政治体系严重分裂,其合法性和功能性也随之削弱,美国公众对国会、司法体系和媒体等核心机构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低点。”

## 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稳吗?



2020年9月3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布参加竞选集会的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杰/摄

共和党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自2022年11月宣布再度参选以来,其民调支持率在党内一直领先。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目前在党内位列二、三位。

据美国“真正透明政治”网站的民调数据,截至13日,特朗普在共和党党内平均支持率为61.1%,黑利以11.3%的支持率排第二,德桑蒂斯以

10.9%排第三。

不过,特朗普近期饱受参选资格问题困扰。科罗拉多州、缅因州已接连宣布,特朗普不具备州内2024年美国大总统选举预选资格,理由是他参与了“国会山骚乱”这场“叛乱”。特朗普已就科罗拉多州的裁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此外,特朗普还面临4起刑事诉讼案,是首位面临刑事诉讼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本人否认这些指控。《时代》周刊文章写道,这些案件将以美国前所未见的方式影响2024年大选。

艾奥瓦州预选被视为总统选举的“风向标”。共和党资深策略师惠特·艾尔斯说,在美国艾奥瓦州,实际上有两场比赛正在进行,一场看特朗普以多大优势获胜,另外一场看黑利和德桑蒂斯谁能排第二。

尽管拜登和特朗普目前在各自党内支持率领先,但多家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对拜登和特朗普可能最终成为各自党内候选人感到不满。《经济学人》和舆观调查公司去年12月在民意调查后得出结论,“随着选民进入初选季节,这种不满情绪只会愈演愈烈”。

## 给世界带来什么风险?

不少分析人士担忧,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可能给世界带来更多风险。欧亚集团报告指出,美国大选可能引发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包括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稳定性,对外国合作伙伴承诺的可信度,以及其在全球安全秩序中的角色等。

华盛顿特尼奥公司最近对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专业投资者展开的调查也显示,受访者将美国可能因选举而触发的政治动荡视为2024年最大商业风险。

世界多国还担忧,美国外交政策因总统选举带来变化,可能对国际关系和地区事务产生影响。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和美洲项目主任莱斯莉·温贾穆里说,2024年美国大总统选举似乎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将走到“一个岔路口”,选举结果将对全球产生影响。

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美国两党在对乌军事援助上持有不同立场;中东局势趋紧,美国舆论和民意在巴以问题上分歧严重;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美国两党在气候问题上无共识……2024年美国大总统选举结果关系到美国在这些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和走向。

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和政治研究学者安德鲁·高索普撰文说,抛开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2024年美国大总统选举正在演变成拜登和特朗普的再次较量。二人在美国外交政策、未来国际秩序等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世界来说,这场选举的外溢风险“非常高”。